

主编 / 郑克鲁 董衡巽

新编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 2 编

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存在主义

荒诞派



学林出版社

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系列项目

新编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 2 编

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存在主义

荒诞派

主编 / 郑克鲁 董衡巽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2编, 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 / 郑克鲁, 董衡巽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0730 - 519 - 4

I. 新… II. ①郑…②董…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6092 号

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编)

(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



主 编—— 郑克鲁 董衡巽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桑吉芳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41
字 数—— 49.3 万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519 - 4/I · 98
定 价—— 57.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 郑克鲁

—

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各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期。20 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当时，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经济利益的冲突而矛盾加剧。德国觊觎着整个欧洲和国外市场，由此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混战四年，最后以同盟国败北告终。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只是暂时缓和了大国之间的矛盾。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是：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十月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件大事是：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中期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发展规律演变的结果。由此引起的经济大萧条带来了悲观主义和精神恐慌，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势力趁机兴起。1933 年希特勒上台；1936 年他同墨索里尼签订条约，紧紧勾结；1936 年西

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叛乱,震惊了世界,欧美民主派纷纷卷入到西班牙内战之中。时局的发展终于演绎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上一次大战,它在东、西方同时展开。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美国正式参战。战场扩大到欧、亚、非三大洲,直到1945年德、意、日才被击溃。这是第四件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它们彼此剑拔弩张。这段冷战时期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为止。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解体。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世界局势给人类带来了两场浩劫,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组合和分化,构成这一世纪格局的多变性。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是第三世界的崛起,从地理上来看,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地区与发达的欧美地区形成南北对峙。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地理上的距离已经缩小,社会文化、经济和科学的相互往来和影响与19世纪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欧美出现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流派,转眼间便传到亚非拉各国;反过来,亚非拉文化也给欧美各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世纪的欧美现实主义文学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走向新的繁荣的时代。它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由于西方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意识发生了急剧变化。20世纪上半叶,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将人的全部私欲、恶念或内心阴暗面充分激发出来,其特点是疯狂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满足。与此同时,个人前途和家庭融洽被社会的激烈冲突击碎和破坏,个人才能受到扼杀和毁灭,家族兴盛被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化为乌有。战争浩劫带来的是和平生活的丧失殆尽,物质文明的荡然无存,人道主义理想的瓦解和破灭,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彷徨和怀疑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悲观和否定态度,于是,不少作家不免陷入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20世纪下半

叶,社会相对稳定,资本主义获得再一次发展,物质财富充斥社会,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自我调整,不少执政的社会党采取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措施和政策,提出福利国家的口号,力图缓和阶级矛盾,取得了一些成效。在社会繁荣的新条件下,人们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但精神生活却无所寄托,陷入空虚状态;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了主体性。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停滞不前甚至解体形成了对比,引起了意识形态的剧烈冲撞,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衰退现象。

20世纪欧美文学既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出现的一些重大的科学与文化成就,就必然对这一创作方法以及作家的世界观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物理学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为1919年的科学观察所证实。随后,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的理论打破了牛顿发现的、一直被奉为颠扑不破的万有引力定律。另一方面,量子物理学在研究物质的原子结构和光子时,发现了物质的突变和不确定性,于是提出以统计可能性的概念代替作为科学方法基础的因果决定论。这个新思想为许多学者包括爱因斯坦所拒绝,因为它对自然现象的可预见性提出了疑问。上述两种理论给一般人的思想以极大震动,主要是它们破坏了人们对现实的一些熟悉概念,于是,“相对性”、“第四维度”、“突变”、“不确定性”、“难以测准”等词汇进入日常生活语言。爱因斯坦用数学推算方式,而不是根据观察,提出自己的理论。随后人们提出了“自然界所应遵守的秩序”与“精神的抽象建构”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这种摒弃一切最基本的经验的方法,导致了其他学科以至文学批评的变化。爱因斯坦的理论不再提空间,而是在长、宽、高之外,提出了第四个变数,即时间。它与古典几何学提出的

三维世界不同,认定了四维世界。还有的数学家,如里埃曼,假设数学的公理性:数学不断地从宇宙的原则中抽取出必然的真理,成为具有公理性质的有限度的形式体系。欧几里得的公理构成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础;而其他的公理则形成别的几何学:爱因斯坦的四维世界就创造了一种几何学。至今被人接受的只用一种时间阶梯去解决所有宇宙现象的概念,让位于不同的时间阶梯的概念。根据光的传递对星系的观察,其实是对在这之前发生的现象的观察,其距离是以光年来计算的。观察者待在所观察的现象之外,却是在一个星系之内进行的,这使他的观察具有相对性。人们对自然界中发现的种类多样性也提出了问题:我们对世界的描绘有多少可信性呢?能否再现科学的规律呢?爱因斯坦的假设为其他技术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如天文学和核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巨大的电子望远镜使人能探索遥远的天际,那里的星系与牛顿论述的世界关系不大。发现新星和超新星以及星际物质、无数的星云,既使人类困惑、忧虑,又使之兴奋,引起了对“人类状况”的思索。在这个宇宙中,人的重要性似乎不值一提,人的文学天地似乎与中世纪式的再现相连;而另一方面,由于建造了强大的回旋加速器,对物质构造的研究导致发现新的能源,其无限的能量足以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原子世纪以一个事件震惊世界,这就是1945年8月6日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核能的毁灭能力使人感到恐慌。随之而来的热核武器,以及未能解决的辐射和污染问题,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威胁。

二是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遗传密码的发现。20世纪下半叶,美国生物学家瓦特逊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后来还有法国的雅克·莫诺和弗朗索瓦·雅各布)致力于用超级显微镜研究分子,发现了“双螺旋体”,即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这个发现阐明了细胞的作用:细胞是无比复杂的,它是一切生物体共有的组成核心,制约着生殖。DNA是细胞核的成分,负

载着一个密码；细胞的机理保证了该密码的传递，制约着有机体的发展和生殖。因此，DNA的“双螺旋体”包含着生物自行制约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并决定了结构。于是生物学被看成一种具有自我制约的控制论体系，也即遗传密码。一切生物机体，包括人，都被认为是偶然的产物，是一种所谓“宇宙彩票”的产物。人和其他生物一样，无法设想自己的生命由超自然的力量所制掣。进化现象并不包含亲缘、连续性和目的性。结论是人这个生物体完全是偶然产生的。

三是信息论的产生。1948年，美国学者沙农提出“信息传递的数学理论”。同年，另一个学者诺贝特·维埃纳发表了《控制论》一书，一门新学科由此诞生了。控制论一词源自希腊文，控制论指“有关信息传递和生物、机器调节的理论总体”。信息论则更广，同时包括控制论及其技术应用。信息论由于战后电子技术的兴起而得到发展。信息论建立在不同语言的“自然科学”的理论⁵上；不同语言在互相传递的行为中运作，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言失去了“逻各斯”的属性。信息论包括两个研究领域：技术问题和生物学的研究，因为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就像一部典型的接收、传递和发射信息的机器。由沙农提出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问题有三类：一是书写、声音、二维度的形象、数学符号等，从发射者到接收者能有多大的准确程度（技术问题）；二是信息从传递到阐释经过怎样的过程（语意问题）；三是怎样衡量和保证信息的有效性，也就是接收者的反应（实用问题）。信息论打乱了以往图书馆的结构，能迅速提供图书情报，勾勒出一个具体问题的现状，提供文本分析工具，其可能性和限制尚难确定。更重要的是，它能从新的角度接触语言问题和特殊的传媒形式——文学问题。文学文本被归属于符号问题，后者认为一切语言构成一个密码系统，能传递一系列信息。另外，控制论与神经生理学的联系也特别密切，还提出了思维的本质问题。计算机就像人的思维，当涉及简单的决

定时,打入一个指令,它便能代替人脑。

四是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家提出要将语言当作符号系统或从语义学来研究,不是研究发展过程,而是提出音位学、句法、语义学的原则。因此,它的活动与语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明显不同。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在他去世后发表,是他的学生的笔记汇总。这部著作提出了语言问题和方法论,后来被人们用于结构语言学。后者在同时期独立发展,先在莫斯科,后在布拉格,有一批“形式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艾森鲍姆、普洛普、雅各布森、特鲁贝茨柯伊,还要加上50年代出现的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索绪尔的语言学包含一种符号的理论。他把语言符号看做是武断的,也就是说,与关涉的事物无任何联系。文字的次序与事物的次序并不是连接在一起的。符号有两个因素,像硬币的两面:一个是能指;另一个是所指。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作了区分。他提出一个假设:语言是一个共时系统,言语运作时会成为个体的本质。语言密码在内部作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语言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言语是个体对群体的语言密码的运用。乔姆斯基根据索绪尔的语言概念,从音位学出发,研究语言的结构,区分符号概念和系统概念。俄国形式主义者研究文学语言,应属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范畴。他们认为,一切文学作品和文学类型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其语言结构应在一切“消息”或内容之外进行研究。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后来的“结构主义”,它们都研究语言系统和认识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语义学问题属于方法论,而不是将语言和思想或一切其他体验分割开来。语言系统是共时性的,也即完全是“现时”的;这种假设使语言学家能在一种语言的历史材料的发展之外去研究语言的作用。人们可以不考虑每个故事的内容,而只需研究故事的结构,这并不是否认作品的内容,而是抽取出构成内容的、起持久作用的关系体系,即典型的生成样式。

五是精神分析的产生。弗洛伊德在 30 多年的研究中逐步创建了一门关于心灵作用的理论和一门新的治疗学,两者构成精神分析法。如果应用心理学家关心的是可观察的外部行为和制约它的规律,那么弗洛伊德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心理的主观运作过程上,这个过程往往被深深遮盖起来。弗洛伊德让病人躺在长沙发上,鼓励病人顺着思路自由地讲话。他在病人的话中发现混乱的联想、意义的转移、表面看来荒唐的口误。研究这些现象使他提出了这一假设:在病人再现现实时,出现无意识的干预。弗洛伊德还得出结论,认为人的精神中存在一种检查机能,它阻碍着病人意识到自身受罪的心理冲突。这种检查机能及其引起的压抑,弗洛伊德认为与某种超我有关系;超我是一种内心的法官,惩罚有罪自我,阻碍或者力图阻碍实施一种被破坏的禁令或禁忌。在弗洛伊德看来,首先,这种罪与性相连。这里的性取意广泛,意即冲动的总体,由此派生出“里比多”,它巨大的库容是个性完全潜意识的一部分,可称之为“这个”。冲动表现出来的欲望满足或不满足的形态,会在家庭中确立。超我与“这个”的冲突,产生了情结,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狄浦斯情结:这是男孩子对母亲无意识的欲望,他要同父亲相匹敌,由此产生对惩罚的恐惧(对阉割的不安)和犯罪感。弗洛伊德看到他所有的病人身上这种检查机能起作用的力量之后,在他们的言语中区分出两个平面:一个平面会表现出来,病人能有意识地表达;另一个潜藏着,受到压抑,在有意识的言语的遮盖下,病人不知不觉地表达出来。弗洛伊德将梦没有逻辑的联想与这种潜藏的意识联结起来。据他看来,梦是一种受压抑的欲望的语言,是这种欲望象征性的、乔装的实现。心理分析的任务就在于促使病人回到他受罪的心理障碍的根源,让他能自己辨别障碍之所在。问题不在于判断这些令人束手无策的冲动,而在于引导病人明白这些冲动,使他获得解脱;一旦病人明白过来,就会使病人的行为与他的欲望和外界要求

达到更完美的一致。想直接和迅速满足的欲望,会导致幼稚的行为;成年的标志就在于能区分对欲望的满足,并承认现实强加的限制和约束。欲望与现实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个人—社会这不可避免的两极具有的形态。每一个无意识都构造自己的语言。(后来,荣格认为,每一个人的潜意识属于集体无意识,记录在神话和传说中。)弗洛伊德先是对作家生平进行心理分析,随后转到对作品做解释。他认为,艺术家的活动与梦的活动相似,由于艺术家取代了现实,想象世界便满足了他。自以为掌握了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其实并没有掌握作品,但他的意图是可以解释的。

显而易见,上述五个方面对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现代主义是19世纪末出现的反传统文学,在20世纪获得了巨大发展。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现代主义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也即以前期象征派诞生作为标志,也有人认为要上溯到波德莱尔发表《恶之花》的1857年。现代主义在20世纪获得了繁荣兴盛的条件,五花八门的流派层出不穷,除了文学以外,还波及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电影、建筑等领域,声势浩大,大有雄霸艺术领域之态。

这是一股文学和文化的变革潮流。决裂的意志,实验的要求,艺术和工艺的接近,是所谓现代性的要素。这股潮流最早出现在17世纪初的英国,“现代性”这个词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七月王朝时期传入法国。波德莱尔在研究描绘现代的画家康斯唐坦·吉斯时,给了这个词合法的地位。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主要是美学上的,他像戈蒂埃一样,为现代美辩护,以此反对美的古典概念。他认为艺术家可以用技术的观点

来研究公认的杰作,但也应该从现代世界中吸取灵感,找出并表达至今不为人知的现代美的特点;还认为艺术史其实是接连不断发展的现代性的历史;现代性与“现代”的历史概念没有丝毫关系。在波德莱尔看来,艺术抓住的美与时间无关,它只通过现时将逐渐消失的生活显现出来。波德莱尔的概念随后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于是,凡是艺术都被看做要与过去决裂,要去寻找大众传媒尚未占领的领域。今天,不少批评家将现代性说成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更多的是考虑“创新”。

20世纪西方社会变动的加剧,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发展的社会动因。现实社会的不稳定,战争的威胁和极大破坏,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危机感,动摇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意识。这是现代主义产生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获得了地盘。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西方非理性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综合影响的产物。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理论武器。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生前默默无闻,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理论受到赞赏,不胫而走。他主张唯意志论,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意志,世界由盲目的意志统治着,人生永远受意志的驱使,追逐无法满足的欲望。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认为:“意志自身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追求。”叔本华所说的意志,是指人追求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命冲动,这种冲动永远不会满足,由于欲壑难填而陷入没有止境的痛苦中。这种冲动是超越时空的、不可改变的、奥妙的、无目的的、理性无法把握的力量。世界只是与自我有关的表象,背后存在的是意志。只有超越感性和理性,才能把握真理的本质。叔本华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奠基者。他从哲学上更深刻地体验到和传达出资本主义社会

的矛盾和危机。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也主张唯意志论,但他要把唯意志论变成一种行动哲学。19世纪末,他在《快乐的科学》中提出“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重估”的口号,为现代主义文学反传统的创作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所说的“上帝”,是一种象征,即最高价值的象征。长期以来,人们崇拜上帝,上帝替代了人类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人处于被创造的地位。既然上帝死了,由此带来的价值真空可以使人建立新的价值。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成了价值的建立者,自身成了上帝,其结果必然是价值的转换,一切价值都要重估。但另一方面,上帝死了,信仰不存在了,人类于是面临全面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没有信仰、没有目标的人无所适从。他的观点触及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尼采标举超人哲学,他认为,权力是生命意志的集中体现,超人是权力意志的化身,是世界的主宰;超人充满着生命活力,能超越自我,超越人类,拯救人类。尼采认为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艺术必须摒弃理性,艺术世界就是“梦与醉”的世界。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提出了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论知觉的直接材料》等著作中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冲动”或称“意识绵延”,它是宇宙的主宰和动力,客观存在的万物是其表象。人对世界之本体的认识不能凭理性,只能靠直觉;理性分析只能围着对象转圈子,抓不住本质,而直觉却能“打破空间设置在创作者和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从而把握住智力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指事物的特性,是体现在一切事物中而又不依赖于物质而存在的神秘现象。他把实在的生命也看成精神的东西。他在《创造进化论》中把生命解释为心理体系的东西。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所谓绵延,是把生命看成一种超时间、超空间、不间断、不可分割的过程,一种宇宙

运动。生命冲动是指生命欲和意志。世间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来自生命的绵延和冲动，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柏格森影响更大的理论是直觉论。他认为一切理性认识的方法都是从绵延中截取一些残缺的片断去认识绵延，根本无助于认识变化着的事物。感受和认识事物要靠直觉。只有直觉才是最高级、最深刻的认识形式，达到绝对领域。他所说的直觉，是一种不可知的能力，是与经验无关的神秘的内心活动，通过理智交融，使人置身于对象之外，与其中独特的、无法表达的东西贯通。凭借这种神秘的认识能力，人们可以突然看出对象里面的生命冲动，看到它的整体。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理论和时空观几乎被所有现代主义作家所接受。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传统观念。他认为，潜意识是人的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人的行为动机都出自本能冲动。人的思想绝大部分是无意识，就好像水上的冰山，九分之八是隐藏的。只有在偶然情况下，才变成有意识。人的行为动机都从本能冲动出发，其核心是性欲“里比多”。这是力量的本源，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本能冲动要受到社会习俗、道德法律、良知理性的压迫，长期被压抑、被束缚，进入潜意识。在做梦的时候，“超我”对它放松了控制，它才释放出来。文艺创作就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升华，创作活动就是“白日梦”。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和性本能的肯定，对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存在主义是在 20 世纪发生重大影响的另一哲学思潮。早期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1889—1976)和雅斯贝尔斯(1883—1969)。海德格尔认为人生是一场悲剧，人的存在状态是“烦”、“畏”、“死”、“沉沦”等等。人生多忧患、多烦恼，本不是存在主义独有的命题，然而将这些情感作为人存在的本体属性进行哲学论证，这是海德格尔的独特之处。雅斯贝尔斯把人

的生存状态与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将存在主义介入现实政治斗争。他们所说的存在,是指人的主观性、人的自我意识,认为这是较之社会存在更为真实的存在,以此去研究人的存在状况,探索如何恢复人的自我本性。存在主义认为,人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失去了自己所依存的东西,只有意识到本我,才能找到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世界上,除人以外的所有存在物都是不自由的,它们不能自由地挑选自己的本质,因为它们的本质是预先被规定了的,受到了制约。而人可以对生命进行规划,自由地选择自己,自由地创造自己,他是自己本质的创造者。世界是一种异己力量,人的处境是荒诞的,人处在悲观、烦恼、焦虑、不安中。萨特把存在主义哲学理论化和通俗化,产生更大影响。他属于无神论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家关注自然科学,对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十分冷淡。萨特则不同,他分析困扰西方人的问题,“对症下药”。他的理论核心是,提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意谓本质是幻想性的,存在与本质相反。在他看来,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因此,他对辩证理性持批判态度。他主张面对这个荒诞世界,人应该自由选择,确定自己的行动。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作出真正的选择。为世俗利益所左右的人,丧失自由意志的人,不可能作出真正的选择。在荒诞世界中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虽是痛苦的,却是高尚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除了萨特的部分观点,非理性是上述几个理论家共同主张的哲学思想。非理性主义的盛行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西方现当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宇宙的无穷秘密,是现代科学所无法穷尽的,这就留下了大片空白,给有神论和唯心主义让出了地盘。例如,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一大发现,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核心基础,这一理论打破了牛顿建立的近代自然科

学的理论基础。它为人们认识宇宙扩大了眼界,显示了宇宙的无穷奥秘,因而动摇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盲目顺从,也使某些人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对宇宙的唯一主义解释便趁机泛起,非理性主义也从中获得了依据。科学并非万能,科学的发展其实无法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科学理论也无法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判断的尺度。所以,科学的发展并不与理性主义的发展同步,有时还会出现背离的现象。例如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理性主义,反而让非理性主义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心理学让人看到了隐藏在理性后面的本能冲动,使人洞察了潜意识的“黑暗世界”。生物学发现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与启蒙学者提出的“人生而平等”的法则相冲突,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让位于尔虞我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科学加深了人对自身内心和自然规律的复杂性的认识,同时也破坏了理性主义文化的价值体系。所谓“上帝死了”,也即理性死了,而非理性则横行天下。上帝死了,也即旧的文化价值体系崩溃了,而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应运而生。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个肆无忌惮的世界。失去了理性的时代,是非理性泛滥的时代。这是非理性哲学盛行的时代因素之一。

非理性之所以同文学如此水乳交融,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首先,现代非理性主义不同于传统思辨哲学,它将自我作为本体的存在,作为万物的主宰。文学有着表现自我的合适土壤,理性只表达了自我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表现为非理性,在以往的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这就引起追求创新的作家的尝试欲望。其次,现代非理性主义将人的心理情绪、主观感受,例如烦恼、孤独、失落、厌恶、恐惧、焦虑等赋予本体意义,这些难以述说的心绪,用抽象的逻辑概念无法表达得具体、清楚,文学作品则可以用象征、超现实、意识流、自由联想、黑色幽默、荒诞手法来表现,使人获得具象的感受。再次,现代非理性主义竭力摒弃逻辑体系,无视或否定事物发展的一般规

律,颠倒时间与空间的正常顺序,强调主观性、随意性、直观性,文学适宜于表现这样理解和观察到的混乱世界、紊乱的社会现象、异化的内心世界,以形形色色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

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其标志的,由于这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机器大生产仍然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物质的丰富并未改善人的异化现象,相反,人的物化现象却变本加厉起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联合体中,生产者不仅是机器的附庸,而且是强大经济体的奴隶。机器不仅取代了人的肢体,而且取代了人的大脑,人难以成为物质世界的主体。人们对物的疯狂追求也表现出非理性特征,人创造的文明成了人的对立面,使人变成非人,人化为虚无。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西方人深感在物面前的渺小与软弱。人被物排挤了,淹没了,人感到自己变成了物,变成昆虫或动物,无名无姓,像一个空心人,缺乏或者失去了生存空间。人获得的感受是世界充斥一片非理性,世界是无秩序的,荒诞的,无规律可循。人受到无以名之的力量的主宰,无法对抗,形同残废者,老朽不堪,奄奄一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更深重的异化感和危机感,使人们更深切地领悟到生存与发展中的非理性和荒诞感。这样,物质的丰富与人的精神无寄托和贫乏形成鲜明的对照,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人只有模糊的等不到的期待,浑浑噩噩,语言贫乏,头脑空虚。于是在人的眼中,世界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像沙漠一样荒凉,垃圾箱成了居所,甚至在烂泥塘里挣扎。人类的命运极其悲惨。这是现代主义作家对生存状况的感受,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否定性描绘。

从文学发展的源流来看,现代主义文学是对浪漫主义文学或者心理描写传统的极端发展和演变。浪漫主义文学注重表现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反抗现代文明和理性主义原则。有的浪漫主义作家还描绘梦幻,具有神秘倾向,如法国的奈瓦尔(1808--1855)。这些特点与现代主义一脉相通。有些与浪漫